

柿子熟了

子薇

寒露时节，仿佛只是一夜间，柿子变魔术般地红了皮。原本青涩的孩子，一下子长成了，光亮饱满，珠圆玉润，初识风情了，已经懂得凭借自己的气息和姿态去笼络人心——笼络那个她中意的他的心。

至今记得多年前孙红雷的一句广告词，“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，有朋友，人生比戏更精彩。”简简单单的广告词，道出朋友深沉内涵，一语点破人生况味。你说是精彩也罢，沧桑也好，总之，有故事，有朋友，这样的生命，便有了沉甸甸的厚重感，不再那么青涩和单薄，不再那么经不起风雨，不再那么浮花浪蕊地经不起推敲。我说的是人生，也是柿子，你追我赶的，一个挨着一个，在某一个清晨抑或黄昏，在某一个晌午抑或夜晚，柿子们纷纷缀上枝头，不寂寞，不孤单，要一起来，要走一起走。人们，你摘或者不摘，我们都静静地等候你，不焦不急；鸟儿，你啄或者不啄，我们都沉默着迎接你，不言不语。

那年，在肥东，一条长长的废弃铁轨，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，爱情隧道。一株柿树上，尚未采摘的柿子，一盏一盏红灯笼似的，吊在光秃秃的枝干上。是一处风景，也是一幅小品画。也是初冬，去南屏，立于一户人家的三层楼房顶上，这个小小村落里，几十户人家的房舍尽收眼底。格外暖心的，是一棵棵散落于院落里结满黄澄澄果实的柿子树。傍晚，崇山峻岭的那边，熊熊大火不依不饶地燃烧起来，白日里雪白湛蓝的云彩，你拥我挤地加入燃烧的队伍，漫天红霞照亮了浩瀚无垠的天空。在黄昏美妙天空的大背景下，再看依偎着青砖素墙的柿子树，径自生出于大海里触礁又涉险而过的惊惶和劫后余生的绵密欣喜，有一点疼痛，有一点麻木，终于，吁出一口气。那一口气，好长好长。

春天来了，柿树的叶芽一点一点地萌出来，起先指甲盖大，很快便有了孩子的手掌大，到了初夏，一片柿叶足有膀阔腰圆男人的手掌大。翠绿的叶丛间，涌出一簇簇的淡黄，淡淡的香芬，随风飘荡在空气中，吸引得蜜蜂和蝴蝶远天远地地赶过来。听见蝉在枝叶间长长嘶鸣的时候，柿树开始挂果了，毛茸茸的，仿佛幼小孩童握起的拳头，又似在父亲跟前撒娇的小女儿噘起的双唇。

小区里，很多柿树都和桂花、栾树比邻生长。寒露时节，桂花呈橘红色，柿子橘黄色，栾树的果子则呈现出艳丽的砖红色。临近中秋，悬在中天的月亮，仿佛有画家在一天一天地描摹她，眼见着她一天赛过一天地丰美起来。十五的月亮十六圆，这两个夜晚，走在小区里，把视

线拉得长长地看月亮，再把视线拉得近点看柿子看桂花看栾树的果子，兼之桂花的香芬一阵一阵地扑过来。人间天堂，不过如此吧。

这样的时空交错间，在月光的笼罩下，柿子，桂花，栾树，它们，是近邻，是亲朋，是失散多年而今得缘而聚的故交。

“与君初相识，犹如故人归。”执拗地喜欢那句温婉简约之语，如柔风掠过湖面，如花蕾悄然绽开，如雪花袅娜空中，如月华染上树梢，如蝴蝶落进花丛，如鱼儿浅翔水底。柔软的，轻灵的，一下子陷落进绵软的心田里，没有追肥，没有灌溉，便陡然间生了根，发了芽，绿了枝，开了花。那花儿也是清幽幽的芬芳，似有似无，色彩并不瑰艳，却常常在平静如水的日子里，没来由地勾起一缕思念来。忙碌起来的时候，那份思念又如天边晨光里的薄薄烟霞；日头热热地升起时，眼前的烟霞悄然散了，影像却依然氤氲于心底。

尚未熟透的柿子，咬在嘴里，是生涩的。那涩，如同冬天的夜晚，拉得长，长得一眼望不到边，那种不适，让人难受。忍不住了，往嘴里灌水，吃糖，都不能化解，那涩，仿佛生了牙齿，在一口一口地咬人，有着螫一样的蛮横和坚持不懈，一旦咬着什么，轻易就不再松口了。催熟柿子，母亲有她的办法。把柿子放进米缸里，用大米埋没它，几天后便成熟了。我尝试过另外的法子，用一个封闭的袋子，把生柿子和苹果香蕉等放在一起，只需天把工夫，生的柿子也能熟透。

柿子好吃，却不可贪多，尤其是空腹时，吃柿子是大忌。有一年柿子成熟的时节，家人夜间腹痛得不能忍受，连夜赶到医院挂急诊住院。医生按压腹部，却是不能碰，碰到哪里都痛得要叫出声来。医生给出三个可疑诊断，其中一个便是柿石性肠梗阻。无论是哪种诊断，都必须手术治疗。很快，经过B超检查，不是柿石性肠梗阻，而是急性胆囊炎。据医生说，柿石性肠梗阻也是一种外科常见急腹症。

那几年在武汉读中专，每年寒假回家，总拿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买些礼物带回家，其中有一样，就是柿饼。熟透的柿子，老人幼儿都爱吃，撕开一块皮，拿嘴巴对准柿肉，轻轻一吸，那种肥美，那种软滑，那种甜和鲜，一只还没吃完，手已伸向了第二只。想象不出，那般那嫩滑润的柿子，在加工成柿饼后，竟有了筋骨，有了咬劲。吃柿饼，相对于新鲜柿子，大约安全得多。每每打开一袋柿饼，一家人围坐一起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不大会儿工夫，便每人一连吃下去好几个，好生解馋；吃罢，饭菜做好了，又连饭带菜地扒下去两大碗。

塔川的秋

光宏



金雀闹秋枝 汤青 摄

“沈水浓熏，眉粉淡妆，露华鲜映春晓。”塔川的秋，一如爱美的女子，满山的翠绿，点点红黄镶嵌其间，清浅的秋色，藏着几分妖娆和艳丽。这样的秋，虽不似深秋层林尽染，但也因这略有梳妆，吸人眼球。

今年，塔川的秋比往年来得晚了些。虽然时令已至深秋，但满山尽显的依然是翠绿，山坳里，数间黛瓦白墙的房子若隐若现，全然一副盛夏的样子。

站在公路边，远眺塔川，似有正在梳妆的女子，描眉画眼还未完成就出来迎客，粉粉的面容，眉眼含笑，给人几分安逸的美。塔川的天，蔚蓝蔚蓝的，一眼能望出去很远。有层次感的山峦或近或远，簇拥着一汪湖水，湖边隐约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白，那是塔川人的家。阳光下，大山最玄妙的美，在于满山的树木，有深绿、黛绿、军绿和红绿。中间宽敞的，是田地。勤劳的塔川人在春天种下了玉米、芝麻等农作物，不急不慌地等着秋收。晨曦的山风从远处吹来，兼有秋的凉和春的和煦。

村口，几株参天的古树静静挺立在那儿。抚摸着树的粗干，一圈圈的纹路，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曾经的风雨沧桑。山风穿过树杈，发出阵阵婆婆的声响，轻轻柔柔的，果然是好客的古树。

土路高低不平，两边的竹林向阳倾斜着，偶有一两根枝桠弯下来，轻靠在屋顶的青瓦上。屋前一棵柿子树，稀疏的枝叶中，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。有些柿子已经裂开，鲜红的果肉裸露出来，不时有几只鸟儿飞来，落在枝头啄食，吃得兴起，还不时地鸣叫几声。清脆的鸟鸣声，悠远绵长，回荡在空旷的山野，和眼前的黛瓦、飞檐和白墙相映成趣。

穿过屋前的小路，有一片错落有致的开阔地。田地入口处，一簇簇通红的小辣椒被竖着挂起来，成了一面面辣椒帘子，似乎能闻到刺鼻的辣味。不远前是两只用稻草编织的童男童女。少年的手向上举

着，少女在一旁依偎着。两人的眼眸里，空空如也。

人的属相，是图腾，更是文化。而这种文化也被塔川人做成了一种诙谐的景致，静静地立在厚重的土地上。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，申酉戌亥，十二种动物，十二种人生。人们按属相就位，和自己的前世续缘，祈祷今生更美好。人生有变数，福祸无常，皆在于懂得努力和嬗变的道理。一成不变的只是岁月，春绿秋红，年年如此。

一路走来，除了房前屋后树上挂的熟透了的柿子，还有随意散放在路边的老南瓜。南瓜，或圆或扁。阳光下，南瓜身上竖形的条纹特别深邃，那是成熟后固有的自然黄，看起来有几分亲切感。这样的南瓜，小时候，妈妈经常煮给我们吃，甜甜糯糯的，吃完后，满嘴留香。

孩子也在南瓜前逗留，盯着长在南瓜身上的各种卡通图案，笑脸、米老鼠、小兔子和小女孩等。孩子被这些可爱的图案所吸引，费力地举起一个大南瓜，主动要求我帮她拍照。这是卡通文化的魅力，非南瓜之功。

时近中午，阳光日渐强烈，稀疏红起来的枫叶看起来比早上更红火了些，也更艳丽了些。远处山坡下，几棵乌桕树也由绿变黄，由黄变红。

塔川村里的山，其实不能叫山，顶多是山坡而已。山坡上种满了各种林木，还有一些灌木类的植被，中间一条蜿蜒崎岖的小路，游客行走其中，仿若置身原始森林。林间的树叶大多是绿的，偶尔有几枝伸出来，浅黄色，很耐看。小径向前延伸，这样的浅黄时不时地会遇见。

“塔川村里见秋风，欲学老汉扛锄归。村头炊烟袅袅起，家妇摆盪等吾回。”夕阳下，几只倦鸟从苍茫的暮色中归来，轻盈地落在屋顶和枝头，相互间窃窃私语。有游客告诉我，眼前塔川的秋，才刚开始显露了一点点的秋色而已。